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五百三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齋 亦名十二

坡谷齋

宋周益公平園集坡谷齋銘 舖散斯文網羅衆作 濂

伊齋

周益公平園集濂伊齋銘 道君 企濂齋 宋度正性善 堂藁青石劉

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定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 若日月孟子既受其學遂絕于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爲是而非其傳經 茲春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之此心以 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歲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訛彼 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危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 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虛已以聽庶得於心詩 云伐柯其則不遠苟 顏齋 宋趙元鎮詩顏齋在侔 面對道遠樓牌 欲至之其可不勉 想像英姿不可還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空餘翰墨照人寒亦知凜凜 晞顏齋 清漳集宋朱漆晞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遊至於二 有生氣千載長留顧揖間

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顧他人鮮儷焉有若 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苦卓也嘆乎堅高後前然而庶幾也同 乎步趨馳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 魯齋 宋沈繼 懿行祭日星乎簡編晞顏之人亦顏徒視斯銘其勉旃

集題歸州黃教授魯齋 魯齋居士自忘機文席凝塵日下帷南也猶爲 老賓客乎獨得道精微奏篇已草三千牘大厦當求四十圍行矣道山 鄰日月未容已蜀久相依許綸涉齋集黃叔萬知縣以魯名齋求詩將赴 公安併以爲戲 堂堂張也竟難爲一唯工夫魯得之得先故應忘百慮 止羊正爾失多岐于林搖落青蓮在孤月當空 學魯齋 元連百正 影自隨昔日校官今作縣魯齋行處即吾師 集學魯齋

記 錢唐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類君居前廡與 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奎文欽程芹藻無音君於是閉 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諸書之齋曰學魯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 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咲曰異哉美而名也父字以孩子教之魯何勇於已

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咲曰異哉美而名也父字以孩子教之魯何勇於已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而示子以法與。是必有故也。且魯有等級。有真有似。魯來之魯。魯之似者。也。周勃之魯。魯之真者也。夫以推魯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魯子者。又非穉侯比也。聖門高弟。顏魯為首。稱顏有得乎愚之如。安知魯不得魯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強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亦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薄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宅人有心。子付度之。予之心。子其得之矣。為乎。強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言。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為習尚所變。化誠於己。恭以待。合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魯之學得之。若端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懸於詩。為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魯子已矣。是亦

曾子已矣。**愧陶齋**小陽縣志。紹熙元年。知縣事。章深記畧云。昔淵明令彭澤。居八旬。小不如意。幡然賦歸。今子率窮。邊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迺方華。茅蓋頭。以苟歲月。聞淵明之風。寧不愧乎。因榜其室曰**愧陶齋**。今廢。**效陶齋**宋郭祥正青

陶齋詩。君欲効陶潛。超然異今趣。開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群遊。栖鳥不返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趨義皇上。日夕自休務。百年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二

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景蘇齋**金玉遺老集。寄題南京高特夫景蘇齋。堂堂大茅君。英氣壓千古。

歐梅幸前輩。餘子安足數。緬惟熙寧間。富國王介甫。要功作新法。欺世惑人主。微公挽橫潰。弱者十六五。孤忠初生此。投宿昇豺虎。方玉堂紫微。磨

衲視簪組。及未崖赤壁。歌棟等華宇。窮達以吾命。肯與曾等伍。才名塞天壤。忠義傾肺腑。生前幾絢絲。身後一丘土。迺翁韓王後。談笑登翰府。能書

得坡髓。能文踵坡武。典刑今亡矣。歲月一仰俯。諸郎皆豪傑。仲也承父壺。榜齋曰景蘇。是亦報法乳。丹青儼遺像。菽水羅盞簋。短簷高屋帽。想見不

媚嫵。况慕其為人。之子無迺魯。蚤聞客汴上。屋不庇風雨。誰能哀王孫。伏臘供酒脯。我生有詩癖。才短浪自苦。何時登龍門。拭目快瞻覩。願此一轉

香。親拈**景程齋**與地紀勝在梅州。治元王惲秋湖集題郭縣簿雷損之景程齋詩卷。道統幾微孰繼傳。景程還得

此君賢。須知二帝三王事。要似仁民愛物先。**武齋**郎

典墳。發源伊洛見經綸。千年郭杜遺風在。更著雷鄉繼後塵。**武齋**郎

志宋王暨州學重修武齋記。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

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迺為

博士弟子置負孝宗光宗教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為郡被遺。左文右武。其奉行宜。曾不十稔。滋息弗虞。東平輩公。僅藩政成。乃以美鑑。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查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蚤擢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為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咨尔承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毀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卿才大夫。由此其選。則我輩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旦。迪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登書。都梁志宋方賓詩。潢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產雋英。欲得崢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柱。閱武連楹闢二賢。治世人材方並用。好憚事業致功名。折桂相期步月宮。聯名鴈塔振儒風。燈窗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辭為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相待。非復前時呂阿蒙。

願貞齋

元王沂濱集題願貞齋詩。曾聞天上養賢鼎。只與山家煮菜同。誰向東堂乞壽文。劉

耕獲

郎元未是英雄。魏初青崖泉馬。謙甫願貞齋詩。不必區區名利場。恰將真偽。試論量。們心有愧。秋風屋。便與山雷是兩鄉。

宋集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三

齋

宋洪造盤州集耕獲齋記。毗陵王德強宅於賈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獲齋。作書抵子為之記。子曰

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旦歌夕飲。目耽手錦。續耳習乎絲竹。擣菹蒸博。一瞬百萬。菽麥且未之辨。况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語之。子以儒名家。而結廬鏡曠之野。大耘水耨。鉏耨錢鏹之勞。固歛見諱聞之矣。子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十夫荒之。及滌場實度。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也。錄其人力不力尔。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為辭藻。則渾雅道麗。駢散兼近。不翅天冠地履者。亦學問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神鳴佩。而軒眉金門。王祀之上。人且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耘業齋

宋孫觀鴻慶居士集耘業齋銘。臨川鄒某世以儒學名家。而

次魏好書。尤篤日。學華馬。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膺膺。蓬艾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咸裂報

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揚逃墨。卒歸於儒。舊之闢之。斂華撫實。采采新田。有畹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業齋

宋黃庭堅集敬業齋銘 慢游者日

夫一日。敬業者不速而卷。

自覺齋

蘇州志自覺齋者。徐藏子禮所居。曾幾陸游皆賦詩。宋曾文清公集題徐子禮自覺齋時

子禮為江陰抱慶之行。徐子長吟復短吟。奇書意下日幽尋。誰知密密深深地。恭得明明了了心。千里澄江空更闊。中秋素月古猶今。使君胸次

端如許。願以餘光覺所臨。陸放翁詩題徐子禮宗丞自覺齋 末俗紛紛只自護。惟公肯向靜中觀。問看此事從何得。正自它人著力難。茶熟松風

生石鼎。香殘雲縷透蒲團。江湖多少癡禪衲。踏破青鞵覓話端。

清放齋

宋周昂詩清放齋 平生

帶束茶甌飯飽一飲足。卧聽松風仰看屋。

如是齋

宋陳長方唯室集如是齋記 宣和

梁而旁穿心穴。螻蟻蚍蜉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寇竊發。雷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其郡黃子端冕。外揣敵情。內論國勢。扣關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六

四

自列。曲折彈布。意將解筋破骨。剗腹滿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為十人之英。而未之見。未幾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大湖之濱。蓋

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西室。布裘博帶。袖手恬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瞻落權佞。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

落其華芬。香兮靖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於湖濱。造黃子之居。躡門見其勝所。居室為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

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十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為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為勇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

材異稟。咸以功名為已事。一發不中。則志慙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為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月之則行。舍之

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鄉慕之意。中而致疑

之由以進之。又為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瑠刻太空。圖續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顧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浹。彌久而彌

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逸駕。雖禹稷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蠅頭蝇足者。曷足為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法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言是齋

宜春志齋在縣
聽之東南

今是齋

宋曹勣松隱集今是齋
偉矣高情著齋名世亦稱

但能塵事遠便覺昔年非。琴靜疑香碧。神清衆妙歸。諸緣只心法。鷗鳥亦忘機。

果育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
集 杭州西湖李

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為江河。蒸而為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有水之為物也。方其出於懸崖。石之下。則乘航之力。艣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

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洋藻。未或有所容焉。况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沈涵翰海。所以養其源而已。蓋其源大。則其

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以蒙果

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內。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懷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疇也。發為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

我。而觀時察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彈彈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

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旨。進而目室。為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視其勝。俯以鑒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五

五

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覺非齋

元牟嶺陽集覺非齋說
廬陵鄧君覺非。過于茗

書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為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蒙其楮。稿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

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問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

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疏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

其家。故門陞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致。覺非

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為作籀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者。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念

之覺。實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學者

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以其疾痛痾瘵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近覺之字
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惟為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
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相子又欲其祖聽言動隨事者察
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仁歸焉覺非之效也
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為貧而仕未能為淵明之高子竊謂以其知發實
踐下克己工夫晞類可也子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老境而不自覺何能為
覺非言蓋歸而求之覺非之齋元虞集學古錄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
龍光揮利及鼠穴絕餘機德業收新効身心發妙禪空言成自誕何日聖
賢清非齋 宋黃庭堅集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知別
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別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
它格其非而不改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
寸之間與萬物為市掃除不消暇用則曠日清其非虛室惘惘 知非

齋

宋汪藻浮溪集知非齋詩 真是果安存 壁陰齋 宋黃庭堅
壁陰齋銘 况今非故吾箇中唯醉好莫忘黃公壚 集洪駒父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六

惟學而已矣為之作銘惟道集虛觀我鏡中年耆典學考道則窮潛聖語
道朝聞夕死調高不和千世一士觴豆舞歌不愛其光孰能劬書自屢面
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僧何直尺壁古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園得
道之根則有枝葉務華絕根安事燁燁渴日者樞苗罪歲者不芸芋勿亟
勿遲能時者 尚論齋 宋呂東萊集故湖南轉運判官周墜仲固所
謂之君子 居也東萊呂舍人為賦詩 周侯不出何所

尚論齋

為閉門讀書心自知 蕭颯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皇下秦
漢采取英華幾脫腕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舡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
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書以此讀書為尚
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不信君不問松栢固難生培護朝來落葉滿荒
城青山照人溪水橫往來車 寶熙齋 元劉將孫養吾果齋記
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聲 子往歲已巳於昭文魁館

寶熙齋

得熙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
年以遺子婿曾以立嘗為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斲石首
刻緝熙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圓可五尺許得之楊中齋左丞所中齋候陵
朝副車也爰以此硯子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度求所以名者且請記

于以宋元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熙蓋後陵書殿號緝熙紹陵繼緝熙為
 熙明自乙酉訖甲戌三熙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園以一硯易
 之稱研山園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未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
 嘉話也。美記寶熙曰社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
 角弓賢者之文獻。乘輿而懷思者且爾况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
 舖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為雲
 蒸霧滂祥符之澤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斃李墨謂是睿思
 之餘熙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為余以為
 明憲淨几嵐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身被龍尾之舖非若玉堂之大也
 又非有緝熙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丸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
 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為文理而分伯仲之子姪也。且其時天
 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瑤瑤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頌
 者可待也。橋山弓劍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于斯時也。熙熙研磨
 於雲漢為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
 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團惟其好而已。四境之內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
 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夸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為抱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

烏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俛然
 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為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
 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宋緝熙熙明遠矣文不在茲
 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寶晉齋 須

志在褒詔堂東北 崇寧四年米芾始建以晉人法書碑刻函壁間故名
 馬中更改築不知其幾惟張孝祥所書扁尚存孟植重建寶晉齋記 寶
 晉齋 濡須郡守燕坐之室也崇寧乙酉襄陽米公元章由書學博士出守
 是郡以梁唐御府所藏晉王謝法書刻於其中而以名之故寶晉之名聞
 天下中更兵燼尚餘王略一帖僅若靈光之獨存世益珍之齋舊南鄉藏
 於前廡規制益甚屋老欹側富改作矣前所或未暇也慶元丁巳國子監
 丞金華楊公師旦自詭治郡以簡靜之政撫柔此民歲事存登政益暇裕
 粵明年九月庚申迺撤而新之且易舊鄉東墩平行崇宇脩梁高明靚深
 軒檻四達畫象豁如退食之暇草公車之積詳狴犴之訟藏脩游息莫不
 在是冬曦秋月又樂與賓客共之而屬植記其梗槩植辭不能屢矣公一
 日相過而言曰君記不作恐來者不知改造之故吾將題于柱而刻之可
 乎植愧而謝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美夫善政及民以美舍

之陋。民猶父而知愛敬之流。夫易激隘而為爽。境非務適已。蓋以出政而
惠民。且使昔賢翰墨風流。雅尚久而並著。顏豈待言而後傳乎。然以公約
己省費。銖積而為此。既成。復取舊刻及扁竇梁壁間。以名避前人。以供遺
後人。若己未嘗為之者。又將此茲石於不朽。是皆宜書惜乎。予文不足以
發揮乎此也。姑使來者有攷其歲月焉。文明年十月既望。通守瀘淵孟植
記。宋吳州曹北胡集。過寶晉齋。贈元暉。以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宮之所
遊息也。高梧叢竹林。幽人幽意。而異書古圖。左右樓列。予每遭元
暉。必清言移晷。元暉請書。筆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右軍云。窺徑
紫苔。賦麗。入門黃卷。縱橫欲
知箇裏妙處。時遣鶴鴈一鳴。

款乃齋

宋洪邁斜川集款乃齋記
筠塢西限以小關曰鎖松。其

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為最高。彭子叔賜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
深。與窳挑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
為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咸沒淵澤。擗歌挽音。與波下上。非宮非商。意韻
自遠。故扁曰款乃齋。二字本書為款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樸
露。浩翁始以款為歎。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譌。翁富有所
據。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髻鬢在。耳惜無一聲山水。詠之句。孤

永樂大典卷字五百三十六

八

負棹船。柳別本或并二字為禡音。又別出一齋。
字非也。齋後兩室窈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

半閒齋

國朝孫
作滄螺

集半閒齋記 吾鄉許公中行。隱於醫者也。扁其室曰半閒。屬記於江險
孫作。作以謂公既無求而自足矣。猶有羨於半閒者耶。雖然。世之厭事於
功名者。奔走連請。欲求須臾之閒。且不可得。而况有以託於半閒者哉。若
公之逃名而名隨之。不即人而人即之。則其有羨於半閒也。無足怪矣。一
日見公晨坐小齋。對置香一篆。琴一張。書數十卷。香未燼。琴未闌。書未啓。
帙而冠履滿門。列兩廡。下度若小吏之候。長官。喘若子男之奉。邦伯。若見
所畏而有求者。歷數其座人。則曰某貴人也。某富人也。某寡人之子也。下
至奴隸。小人愈下而愈衆。問其所從來。則曰某病癰。某病瘰。某病痿。某病咳。
而不止。某逆而食不下。咽公不得已而視之。指其左者曰。是其病在表。
在裏。在隔在五臟。在六腑。又指其右者曰。以某藥則平。以某藥則開。以某
藥則暮。月而良已。以某藥則潰。亂而後瘳。其不治則曰。砭不能達。燭不能
加。湯液不能攻。雖岐黃俞扁。不能起死。而愈不愈。無毫髮之不驗。余作而
歎曰。甚矣醫之類乎相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衆憂。將欲人人而濟之。使
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

感。不啻醫之寄我以死生。則其勞亦甚矣。非特相也。自一命而上。位有等
衰。職有繁簡。勞必稱是。然則天下固未有無事而食者矣。諺曰。一日不作。
則飢隨之。夫相者。吾君子之所任也。天下之富貴。莫加於相矣。猶且不敢
怠事而食。若操縵斷輪。抽屨織席。緣技而食者。其敢一日捨技而嬉哉。吾
見其自幼至老。役役於憂患之途而莫止也。於此有人。馬上不勞於相。下
不賤於技。計其高尚。則過於人。視其勞苦。則半於人。豈古所謂天民者歟。
所謂勞苦者。吾事也。所謂逸而安者。天之與也。吾可以忘所自哉。一日之
內。投壺彈琴。飲酣笑歌。樂而不忘其憂。逸而不忘其勞。效爵而慶曰。天之
與我者。得無過乎。則庶乎免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吾君與吾相之事也。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公其易之。
擢秀

齋 宋王梅溪家政集擢秀齋詩 好似東山
謝滿庭芝與蘭義方能不倦擢秀固非難
秀齋 宋胡銓澹庵集
戲題陳晦叔經

畧秀齋 天宇脩眉浮太華。晚晴濃綠新如畫。何似文君覺遠山。秀色可
餐清更雅。人知潑黛青孺顏。共喜眉宇脩彎環。不知是中石蕊玉。遂能發
彩鷲塵寰。美人美人隔秋水。娟娟靜淑金閨裏。其人如玉德滿身。笑殺西
湖北。西子。杜陵破帽隨金鞍。心醉歸來空掩關。不須更問許玉斧。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九

山如如**小眠齋**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元年。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
警。製。小眠齋。制。嶷啓曰。北弟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

為辦。無乖格制。要是
聖相之華。一時新淨。**飯眠齋** 宋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錢塘教授宅飯眠齋
其韻。飢時喫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

豈謂故人投此况。先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必開三徑。
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占好山川。**進脩齋** 元程棨
集進脩齋

歲為舒城汪仲暹作。德期于崇不崇。則地業要于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
吾止數菑。既勤。敢怠。強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脩辭。一

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顏言體之。恍信實履。刊落枝葉。鼻點口
耳不諧于時。乃有諸已。以是進脩。去道孔通。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研幾

齋 元貢泰甫閩南集研幾齋 齋居白日靜。肅恭儼端姿。二氣自往來。六塵互
終始。內觀亦何為。善惡分自此。曩昔精識察。朝夕慎擇履。諄諄四勿戒。倦倦

三省。旨。君子。澹無
榮。超然悟玄理。**虛妙齋** 王明清揮麈錄虛妙
齋。宋徽宗。民。疾。齋名。**益堅齋** 元盛景年寓
康。養。華。錄。令

益堅齋 君子樂天命。居官不做貧。但將心似鐵。寧極饑。生塵松茂雪霜除。雞鳴風雨
晨。勉旃剛毅志。無得愧前人。 劉經歷益堅齋 聞說雪中老吏師。請書萬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卷更能詩。筆數活計。貧維甚。鐵石心腸。誓不移。一代交遊。盡欲盡。百年志節。竟誰知。承家幸有賢。即在。須信天公不我欺。魏初青崖集。胡仲濱。益堅齋。不為求名。効獨醒。不緣蹭蹬。便忘形。留教吏部文章。在。盡是君家座右銘。不欺齋。宋周文璞詩。不欺齋。陳見榜名。不欺齋。不欺本自誠中來。晚周洙泗。漢伊雒中間。此道寒如灰。不欺齋中一尊酒。兄弟此意。差耐久。真情往往到。僮僕。何況親知與朋友。君不見。湯脫

胡桃一語失。此是迂翁年。潛光齋。老學庵續筆記。秦檜之當國時。少日。陳兄再拜吾事畢。有吳元美者。奉祠居鄉。治園亭。園中有。澹泊齋。國朝僧宗初集題。彌仲楨澹泊齋。禪齋名。澹泊。自可寄。閑身。席上塵都積。門前草自春。寒衣縫。整

懶。曉飯煮江蘺。不動。區中念。端為物外人。情齋。元盛景年。寓泉楊李靜慵齋。冠蓋區區。府。拭涕。那能為俗人。一枕黑甜。聊適意。幾篇黃。靜常齋。宋蘇東坡。妹足順神。賽子亦是悠悠者。擬與嵇康作比鄰。靜常齋。集靜常齋

銘。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泊泊。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正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然。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聞聞。為真聞。亦不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芳。况。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為吾號。又以

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反求齋。宋謝無逸溪堂集。反求齋對。李于作齋

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于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充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充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充已也。子能為盜

故亡物者。必充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充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僮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充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聲。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

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已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已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十

已不反求諸已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撫然為問曰。命之矣。李子名拔。字明。服。余未第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敏求齋。清波雜誌承平時。兩學作成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善。群居燕處。雖一時譁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倡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

之文。題于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覺其意。以謂財賈當有饑寒之厄。此固知非興語。亦切中

後生。決遊迷。隱求齋。建安志齋。在建之武。秦取隱居。以求志之義。而不返之病。朱史公有詩。宋朱晦庵詩。晨意林影。開夜枕。

山泉響。隱去後何去。無言道心長。呂祖儉詩。小齋標新名。清風自成響。世累已破除。陽來道方長。項安世詩。種桑不療寒。時粟長苦餓。飢寒從古有。

但使願無違。林君用詩。蠅名蠅。利處樊籠。世事其如轉眼空。惟有高人林下隱。只求明月與清風。朝同猿鳥吟。暮與麋鹿游。吾生有良願。捨此當

安。友孝齋。宋張舜民畫墁集。鄰居張民師友孝齋。歲晚何人念。求。友孝齋。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幾借陽城被。歸興徒穿杜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三十六

十一

子鞋。烏鳥爭巢。時墜屋。叢萱得雨。亂侵階。閉門朗誦。閑居賦。一任紅塵漲六街。緝熙齋。宋黃庭堅集。緝熙齋。緝者。絲治。

熙者。大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切惔齋。宋黃庭堅集。切

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在葦不治。故謂之罔。切惔。相勸以兩。游藝齋。宋黃庭堅集。游藝齋。銘。色荒者。使人踰

躡。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優仕齋。宋黃庭堅集。優仕齋。銘。君子

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自得齋。宋毛東堂先生集。自得齋。記。僕頃過餘于令飯。有客下座。

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今云。薄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以不及識。為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子習富貴家。主

薄官。卑廉薄。未免於寒飢。今視君鼻間栩栩然。君之用心。獨奈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我力。而取悶爾。它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

今新。傍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歸。解朱帶。從賓客。彈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它。于茲三年矣。東實自得之。子為

我記其說。僕告以天池之魚。化而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鸞鳩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鸞鳩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云。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無遺。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唯人所之。今將絕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翔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鸞鳩斥鴳且相比也。為鵬也。為蜩與鸞鳩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君幼一官方翔。伴乎蓬蒿之間。蓋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為小。廓而大之。正亦為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俸富貴行乎富貴。俸貧賤行乎貧賤。俸夷狄行乎夷狄。俸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若出詞林而遺。趣可捨。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顧僕云云。何益。聊為君記歲月而已。書未感道齋中佳致。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元劉申齋集廣陵高生名壽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為之銘曰。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皋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匪遙。

故曰顏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逆境三。自得吾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况陳蔡。又况宋臣。於乎小子。自求自趣。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而我何為。耶律文獻公集和德秀道濟詠李仲茂自得齋詩韻。骨相癯儒真可人。飄然野鶴出清晨。樂貧况味初無間。種德功夫諒有鄰。問學不圖攀月桂。孤高那與比霜筠。我為物困勞機算。願策鴛鴦頰。後塵。學海汪洋久泳游。樂天委命坦無憂。文章日益寧為意。富貴浮雲非所求。燕處清恬蟬飽露。吟情閑淡鴈橫秋。不須直要詩千首。已勝常常萬戶侯。許有士至正集自得齋。一齋風月浩無邊。畢竟中間別有天。若向筆端求此意。斷輪父子不相傳。張叔夏詞祝英臺近為自得齋賦。水空流。心不競。門掩柳陰早。芸暖書檠。聲壓四簷悄。斷塵飛遠。清風人間醒。醉任蝶夢何時分曉。古音少。素琴久已無弦。俗子未知道。聽雨看雲。依舊靜中好。但教春氣融融。一般意思。小意外不除芳草。慎獨齋。國朝吳海閣過齋集慎獨齋歲。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為作之。人之一身心實為主。外以應物。內為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為善為惡。為公為清。亦為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終則千里。差由毫厘。於何慎之。聞

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易隱不顯。無怠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已。意適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若掌斯指。意言之甚易。為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為山。星文煌煌。清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爾身不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奚必十手然後為指。凡已善惡。不與於人。欺人則欺。欺已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庸哉爾心。主一無適。惟所謂一。非物可尋。事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蔓蔓。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少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咎。靜慎其守。動省其機。斯史弗替。勉哉庶幾。宋陳季陵詩。題南金慎獨齋。聖道不可窮。採取隨己欲。平生所受用。政可一言足。子思著中庸。暗室戒慎。獨危微。恐懼心。此念施已熟。學從西洛來。標榜相品目。袖手看屋梁。表表知鳴鶴。誰知青中塵。往往盈斗斛。飯也而有智。寧不貽彼怛。吳侯蚤作吏。未肯事邊幅。得妙自聖處。了不關世俗。頗知幽隱中。日月所照燭。不敢欺秋毫。高情潔冰雪。願言從君遊。著鞭踰前。又次齋。宋唐子西集。又次齋銘。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

無倦齋

番陽志無倦齋在恕堂之

為下。吾少也狂。自以為健。出而棲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前。安福志。主簿廳有無倦齋。黃州志。無倦齋。在黃州郡廳竹樓之下。輿地紀勝。齋在靜江府。張南軒有記。宋張南軒集。無倦齋記。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為宜。舊以緩帶名。子懼其肆。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李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為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機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急。而壞於所因。循職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為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為。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於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哉。余於此懼。書于座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徐安國西憲集。吾友鍾君。祿為仁和陳大夫。覓無倦齋詩。嘉其志尚。喜為之書。官居喜偷陶所至。事游宴。著身簿領中。所苦在作縣。仁和獨不然。於民常眷眷。承流近日遠。膏澤易周。備從容談笑間。受敵膺八面。非但才有餘。抑亦守不變。渾然真。達德。而此畧可見。倚為六察。資雅志。非所願。郎官班列宿。出宰始盡善。民杜係非輕。師帥工宣賤。陳侯何容。心詭。勉。祇自獻。公餘即齋居。清生對黃。卷。參前景。仲由此心時露見。持此問夫子。請益曰無倦。

無悶齋

宋周麟之海陵集。元華叔無悶齋詩。家在清江欲盡頭。

結茅寧為築。伶休。達人自得一經。遊子空懷千歲憂。坐對聖賢。唯酒適。身。憑形影。以詩酬。公。今非。遊元。無悶。要。把。章。編。續。聖。丘。

無愠

齋

興地紀勝。齋在黃州無盡藏堂之下。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午無愠。齋為廡庫。厨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訪其齋。則已為馬廄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識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

無欲齋

宋黃勉齋集。家本仲無欲齋記。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

十四

以及老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蓋為我言其義。于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藏交於前。其中則運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而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民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枯止。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水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嗟。眾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偷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慕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莫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于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

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大空而况車馬余裘飽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繫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真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橫眉山人。元蕭勤齋集無欲齋說。行中書省平章公有照休講肆之所。問名於僕。書以無欲因俾申其義曰。惟天生民。理與氣具。理也。為仁義禮智之性。氣也。為五藏百骸之形。人生而靜。性之本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人與天地本一。私欲間之則二。惟靜無欲。惟剛無所屈撓。昔夫子歎未見剛者。以申張有欲不得為剛。剛與欲正相反。剛則不屈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有欲則已小物大。為物所掩而屈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謂寡為以至於無。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明。通公溥。又曰。無欲故靜。至哉言乎。方其事物未接。思慮不萌。湛然純一。五性渾然在中。塗人堯舜。天地同流。雖鬼神莫知焉。既感而四端出。五典博考之。可以保四海。此性情之正。子思謂之大本。達道無欲之事也。發於形氣。溺於意向。雖小大汙潔不齊。足以喪志。荒政之傷。皆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六

十五

奮吾剛斷。克治之以復本初。寡欲之方也。然必先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功。乃能誠別心意之是非邪正。躡等陵節。又不可也。或曰。如槁木死灰。無欲矣乎。曰。不然。此二氏絕滅倫類而終不能者。夫飲食男女。天理存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明者即此為治心脩身。造端切要。昧則流為大欲耳。若帝舜之從欲以治。夫子所欲不踰矩。欲仁斯至。孟氏可欲之善。皆聖賢政教。公天下萬世。淑斯人者。烏可與形氣之私。同言而付之括槁乎。要在日用間。精察力行耳。然又不可不知者。剛有二焉。有血氣之剛。有義理之剛。血氣之剛。能施於朝夕。或輟於持久。有見於少壯。或衰於窮年。理義之剛。本乎浩然之氣。從道不從物。為善不為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毗陵周氏說。朱子謂緊切可取者。然其要歸於由夫大學之道而已。噫。民之多欲也。甚矣。奪攘矯虔。猶未屬厭。以死狗馬。非秉鈞當國之君子。同寅和中。率而極之。流駭何極乎。苟子不欲雖賞不竊。上之化下。風行草偃。豈不信哉。公開府未朞月。頌聲洋溢。大書屢書。有其人。此姑言名扁之意。公之名。諱言為。鑽友朋。字之曰德剛。故為說如此云。延祐丁巳。重九日。病叟蕭某書。元同恕槩庵集。字羅平。章無欲齋。天德養純全。人情戒頓偏。振水千仞表。遺跡萬夫前。王東中。滋潤金明外。自聖危微傳。聖學新

世有**無暴棄齋**

宋史忠義傳李莘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

曰肯**思無邪齋**

惠州府圖經志歸善縣北白鶴峯。蘇公東坡於德有鄰堂之西。建齋扁曰思無邪。堯牖閔評人

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曲洧舊聞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

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師子吼。本

錢氏賜名。國朝因之。清波雜志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住在大江。去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

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宋蘇東坡集惠州思無邪齋銘。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元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

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

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惠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

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思無邪齋贊。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鈇永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

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激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黃信筆直書。不加點定。始是

天成。非以意造也。元吳澄支言集思無邪齋說。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

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

內。內心不二。不禱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

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

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禱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

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禱勉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尊尊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輯之隆山人蔡九峯集玉堂真文索母自欺齋詩人心具天德氣稟有昏明學以致其知善惡義理陳惡既在必去善即在持循知之雖曰至行之貴乎誠念慮或未實覆護尋亦生遂令負初心恒焉愧於人君子必謹獨暗室十目瞋毫釐不苟徇隱微常戰兢好惡慊於己擇言無在身由中以達外萬善皆精純大書母自欺高齋扁新名居常目在是以况湯盤銘江湖集高九萬母自欺齋夜宴母自欺齋清史嚴齋中人物斗之南七朝宰相得瞻仰四海詩人交吟謔古調喜聽琴再弄深括休惜酒重添玉堂今夜無宣喚

震無咎齋 宋白玉蟾武夷集和葉辛韻題且與江湖作小卷 震無咎齋 蝸角蛇頭既可憎如何又問利和名學他太古先天妙合取中庸一無誠乾坤所謂日月祖坎離乃是天地積王夫學到震無咎雙字披茅乘泰亨

無盡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六

十八

藏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無盡藏齋記 清江章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夫顧念少年庭前奏梨栗少長隨昆明奏温清大昕之朝

鼓篋授業奏擊刺裹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簿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變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欬空闊傲倪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煙雲冉冉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以長鳥選沙暖鶯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子以為何如子徐答之曰韋子子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子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局虛明內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記

詩 造物本無盡貪求乃不公此能隨量取彼亦一無窮水底家家月意閒處處風要知真宰意不住有無中 漢滌集須臾朝盈夕已除沛然隨飽滿廓爾是清虛金穀輸倉篋錙銖較簿書不知方寸地無計脫苞苴 矯首層霄俯翠巒虛空不住骨毛寒古今等是無窮境風月何嫌取

意者。果記一枝唯自足。風搏九萬豈知難。與君同入逍遙境。方信乾坤宇宙寬。**殊不惡齋** 宋范石湖大

齋銘 天道左旋。地勢四遊。耀靈轉轂。而日運璿柄。回環而歲周。彼大物不能斯須安息。而况於人生之若浮。故閑之一字。百祥無足比。五福不能

時焉。有士於此。為病所虐。支體既隨。聰明叵作。解壘華之六館。塞混沌之七鑿。龜藏於辱。蠅縮於殼。蓬蒿滿徑。車輪生角。冠紉委於凝塵。書傳束於

高閣。心無所用。氣合於漢。困則佳眠。饑大嚼。但覺日月之舒長。不知戶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為。而擅區中之閑樂。人見其病也。不堪其憂。我以為為

殊不惡也。殊不惡齋。秋晚閑吟五絕。好風入簾。圖畫響。斜照穿隙。網絲明。簾間雙雀。有時聞。壁下一蛩。終日鳴。旁若無人。鼠飲視。麾之不去

蠅登盤。天涼睡起。枕痕燦。日晚慵來。香字寒。就食遷居。蟻噴壤。隨風作舍。蛛裊絲。百年何處。用三屈。萬事信緣。安一枝。市聲洶洶。鼓催陣。日影

疑駭。潮漲痕。消磨意氣。默數息。把玩光陰。牢閉門。中秋昨已。等閑過。重九今還。如夢來。霜鬢數莖。羞墮。黃花三度。笑空杯。**民為**

重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和寄民為重齋。齋中寒日影。惹龍齋外。參天十八公。二十四州民。齋不教一物。怨途窮。玉節南

宋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十九

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佳聲。不嫌齋榜。民為重。去國當時一業輕。德意丁寧到綠林。都指刀劔。作濟民。皇華入奏。天顏喜。越得朝元。第四春。行遣使者

幾時回。寄我清風。欲滿懷。已把十詩。錫藥石。為公滿意。樂新齋。蠻煙瘴雨。侵行李。每向南雲。有所思。定自為民。忘涉險。請君細讀。寄來詩。**民**

為心齋 臨川志。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敬義立。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閭即其故址。

齋 宋袁潔齋集。敬義立齋記。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勌。知其為佳子弟。而已未知其

志之不群也。其後耐翁筮仕。為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為知己。迨夫為總屬。宰壯縣。倅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

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於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准官。無大愧作。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於

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就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

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馬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吾不明。則惜於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

不固。誘之則動。挽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性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之所以切切於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率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要當出群拔萃。與古人為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賢。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想厥德。可謂有主矣。曹穰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莫能名齋

宋楊慈湖。素莫能名齋記。四明楊

某為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做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模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曰快。曰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百出。於是聞名之手。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煙蕩翠蒙。橫寫不可。於是聞名之手。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

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飲其秋情。落其外慕。窮理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名之手。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忽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與其麓。鱗比萬屋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朝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遊無窮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遊無窮齋記。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

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日之所管。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為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為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為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于張

子謂子郭子曰。子好遊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遊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無思也。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之間耶。其出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寤齋曰游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欲就牀。須子他日來為子言之。

公生明齋

瑞陽志齋在州治道院之西。

學不

厭齋

宋周紫芝大舍孫。未集學不厭齋。銘并叙。小兒禁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為之銘以戒之。銘曰。崧華在前。峭嶮自止。江河在地。皆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折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耻。勉爾未能。以蹈聖

尊所聞齋

宋李正民大隱集尊所聞齋銘。學以致道。求所未聞。追者高明。其德日尊。昔者大舜。聞一善言。若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二十一

決江河行之沛然。昔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莫之勝。或異於是。口耳是咨。呻其佔畢。弗慮弗思。罔知守約。罔知闕疑。如彼涉獵。雖多矣。為嗜矣。道味棄。醇啜醜。求馬唐肆。亡羊多岐。宜一其志。經術是師。思以精之。罔以辨之。日長月益。厥修乃來。以所自得。發於文辭。既耕必穫。既蓄必畜。克實于內。輝光燁如。三餘靡失。多材是備。勤而行之。終始勿渝。

歸去來齋

湘潭志湘潭縣內廳之西。曰歸去來齋。知

善最樂齋

宋李石方舟集善最樂齋記。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謂其所

自名者於他人者。以為記。則答曰。昔兩漢淳厚之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紳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所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青梁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苟於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者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為過。而以為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六

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固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別。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為惡。是亦足為善矣。而樂之為樂。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之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怪澤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蓋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下比於善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自欲之善。以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正。不驟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鶴鳴之卒章。自有餘齋。元方德麟集自有餘齋記。丹溪之瀨。吾先人別墅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自有餘齋

元方德麟集自有餘齋記

在焉。祀以備升降。堂以嚴賓祭。藏書有樓。講道有齋。扉可以容。密可以安。遺我至厚也。延祐丁巳八月丁酉。裁會余倚席錢塘。時又方與江洲俊秀較藝場屋。以故不及為塗微謀。先是余為陳宇以讀書。曰存存齋。比裁幸免焉。歸則奉母氏居之。荆榛瓦礫。莽然也。偏依庖陋。賓至無所容。越明年秋七月庚申。乃相其旁地。築之十又五弓。而贏於是。欽哇町。慎堵制。隨其廣柔以為屋。樹枳為楹。比棟為題。欒樞拱枅。梁棟藻稅。有任惟稱。誓不貴。竊望不貴。精工省費。儉取庇風雨。又度其上以為藏書之室。聞其中以為延賓之廬。牖其旁而夏以清。垤其隅而冬以煦。墮然於固。澹然簡素。固巧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三十六

二十一

者所心鄙。智者所目笑也。然以吾屋之。則風露秋葉。父子會讀。而名教有餘。樂簷花春酌。賓主獻酬。而膠漆有餘情。俯仰恬適。心安體舒。忘其非陋。自以有餘矣。故有感昌黎之詩。而因取以名焉。嗟乎。倚伏無定勢。小大各有適。故君子行。素其位。則富貴貧賤處之。有常有餘。使吾遺劬刻舟。必求多於前功。則有弊。弊焉。惟日不足。是雖智計捷出。且將心勦力疲。得毫釐而喪山崖。况吾迂踈者耶。雖然。力田而逢年。舒用而足財。則復吾先人之舊。亦未其位為之。是雖不敢強。亦不敢多遜也。既底成。子故附著其說於齋壁。且以自勗云。

貧亦好齋

朱許

論涉齋集題陳正字貧亦好齋四首。陋巷當年一窶人。草瓢樂處有經綸。居然更起為邦問。豈是先生亦厭貧。只教求食傍人門。彭澤何妨作令君。鄉里小兒真解事。歸來草木亦欣欣。勝日九迴語世路。肱今三折悟良醫。戎耶何自知貧好。却是歸來遠客知。正字如何例姓陳。飢來一字不資身。更將長技為扁榜。肯信吾家亦有貧。重題陳漢卿貧亦好齋。古人重安貧。未若貧而樂。豈不變青梁。顧乃嗜藜藿。我聞首陽餓。榮名千鈞作。况乃陋巷子。簞瓢殊不惡。刀頭得幾何。鳩角戰方虐。以茲悟生理。貧中始澹泊。陳侯清時英。廟宜着脚。圭竇勢豈容。貧齋意聊託。蒼生方

飢渴未可去盤餅。且來
祿萬鍾。脫粟躬自薄。

獨不懼齋

宋劉後村集獨不懼齋記
柳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

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吾寡聞無師。才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求諸

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各之語。告余。余曰。此先生之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錄牒

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

者當以聖賢爲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息。叱齊侯。尸少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戰兢。臨履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

或又曰。子長於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耶。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生。二則曰。中立先生。蕭之

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師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求放心齋

宋朱晦庵大全集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

正思作求放心齋。新安朱熹爲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標。點刻放之千里。其奔非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六

二十三

誠易有。非敬易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掌。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國朝宋玄修庸齋集求放心齋者。四明唐

君時可。藏脩之室也。時可以鄉。先生子孫從事。願路循循。歛慎不失其世守。而其名齋。又不忘乎問學之要。若是可尚也已。餘姚宋某乃爲之銘曰。

凡民有心。地土厥躬。尊曰天君。常居于中。耳目衆體。有令則從。萬感以應。既明而通。苟放于外。物誘則昧。播遷忘逆。有曠其內。陷彼陰于淵淵。以隊

惕茲至尊。可失定位。孰求其放。先覺所望。求之則存。虛靈豈喪。學問之道。有啓于孟欽哉。後脩用達乎上。

樂琴書齋

宋曹橋林集樂琴書齋 佳桐配韋編箇中有真味馬融豈解此長
物餘粉翠。元張伯雨詩蕭蕭何有有琴有書佩陶之言亦陶之徒 自

怡悅齋

元張子淵集題松江夏伯和自怡悅齋 高人稅塵鞅。峯

之俱。燕坐澹忘慮。素懷亦時據。外物豈我嬰。內境默有愉。所以君子心。廓然彌八區。願持濟時術。與雲同卷舒。起作邦家霖。坐見民物蘇。窮固自怡

悅。達使俱。離虞作詩 慰高人此意將何如

莊敬日彊齋

宋周益公詩莊敬日彊齋 曲禮毋不敬。聖門恭而安。

少成復習心廣乃體胖。魏了翁詩天以行故健。人以宿故壯。卓哉主一翁。擊我沫泗上。李壁詩人情樂安堵。晝夜物欲嬰。惟敬以直之。山立而川行。居人晏猶眠。行子夕未宿。此心從何生。却道力不足。

尊德性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

道問學名。齊子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雖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蔡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抵果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王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

不啻足齋

宋楊誠齋集寄題王亞夫檢正不啻足齋既得隴復望蜀未求寶劍先求玉秦相

後車一千載。唐相胡椒八百斛。黃金時印駕黃鵠。身前後佛身後福。九潦瀉八無底谷。匹似人心猶易足。九州四海王同年。三江五湖春水船。便應犯斗八月邊。餘事猶堪濟巨川。天風吹來墮八寒。水精宮裏作詩仙。奇牋排雲叫穹昊。願得江湖散人號。玉皇留渠作豐年。早晚喚歸香案前。詩仙掉頭不肯住。田園將蕪夢歸去。括蒼山勝道場山。向來結茅葺露閣。齋房恰則斗來大。中藏世界三千箇。門前變觸戰方酣。鼻息如雷政高卧。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六

二酉

尊德性道問學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

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公。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擬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喚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教。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趨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

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漢之陳雙奉之鏡。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蓋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工矣。記誦則云富矣。雖慧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鏡爲未審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已往。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未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充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且高

學士且覆

分校官修撰且丁士

書寫生員且崔光

圖點監生且祝廷

臣曹惟